

師長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施蟄存
(1905–2003)

他就說了句很驚人的話：三十年代藝術上的 avant-garde 才是真正的左翼，不是寫實主義那些落伍的東西，更不是左派批評家所標榜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怪誕」與「着魅」

重探施蛰存的小說世界

施蛰存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也曾是我研究的對象，我有幸在他晚年的時候和他成了朋友，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和他的交往比較頻繁，我每次到上海，必會到愚園路他的家裡拜訪。當時施先生已經八十多歲了，但仍然精神奕奕，目光炯炯，說話時一口上海口音，有時候我需要請一個上海朋友幫我翻譯成普通話。我從施先生的談話中感受到一股忿激和不滿，雖然他那個時候已經得到「平反」，在學界的名聲很高，任教於上海華東師大，他以四道窗戶的分類法總結自己的學問（這也是他的門生時常引用的典故）：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東窗，翻譯外國文學的西窗，文學創作的南窗，以及整理和研究金石碑銘的北窗（這一個領域我從未聽他提過）。我僅從西窗和南窗得以窺其端倪，獲益良多。

我初以為施先生是「新感覺派」的領導人物，但是施先生當即否認：他不是新感覺派，和劉呐鷗、和穆時英不一樣。他批評劉呐鷗，說劉寫的上海其實是東京，因為他在東京住過，他的「新感覺」是從日本那裡學來的，「新感覺派」這個名詞是指都市文明的聲光化電，都市人要捕捉時間的緊迫，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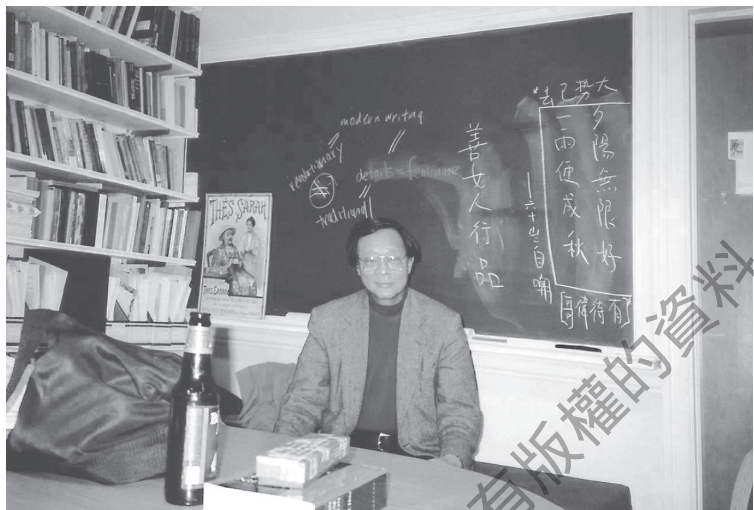
感官的刺激。當時日本的此派作家像橫光利一就希望能夠創造一種新的文體，後來經過劉吶鷗的介紹就到中國來了。然而施先生走的完全不是這條路。

他顯然對新感覺派沒有什麼大的興趣，反而和我大談 *avant-garde* (大陸翻作「先鋒」，台灣翻作「前衛」)，提到畢加索，和幾個藝術評論家。我以為 *avant-garde* 只是藝術上的名詞，沒想清楚它和小說的關係。然後他就說了句很驚人的話：三十年代藝術上的 *avant-garde* 才是真正的左翼，不是寫實主義那些落伍的東西，更不是左派批評家所標榜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後來聽別人告訴我：施先生說連我也受到左翼文學史觀點影響太深。

他也不承認「現代主義」這個名詞。他主編的那本《現代》雜誌有個法文名稱：*Les Contemporains*，意思是「同時代人」，不是 *modernism*，他也不用現今流行的 *modernity*。

那麼施先生的先鋒小說的特色是什麼呢？他自己用了三個英文字 *grotesque* (怪誕)、*erotic* (色慾)、*fantastic* (幻想)，我猜這些名詞也沒有多少人懂；我自己也姑妄聽之，沒有仔細研究。現今重讀他的小說，發現有相當大的難度，他的實驗性最強的作品最難懂，寫得並不十分成功，因此讓左翼批評家如樓適夷有機可趁，說施先生由正道(他早期的作品)誤入歧途。而海外所謂權威學者和批評家如夏志清所喜歡的是另一種超現實的作品，如〈將軍的頭〉和〈石秀〉，還有描寫都市婦女的《善女人行品》。我要舉的兩個例子反而少有人討論。

〈魔道〉是一篇典型的怪誕+色慾+幻想的作品，故事的情節很奇特，主角「我」坐火車從城市到了鄉村。在火車上碰



1999年在哈佛大學辦公室講施肇存《善女人行記》

到一個老婦人，坐在主人翁對面，老婦人一直盯着他，於是他就開始種種幻想。他下了車，到了一個朋友家裡，似乎覺得老婦人的陰影一直跟着他，他朋友夫婦顯然是都市人物，然而住在鄉下，似乎有點突兀。而更荒誕的是在他眼中朋友之妻變成色慾的化身，他覺得這位妻子要和他做愛，就變得越來越神經質。最後他從鄉下回來，到了他住的公寓的地方，然而老婦人一直跟着她，不管他去電影院，還是到咖啡館喝黑啤酒，那個穿黑衣的老婦人一直跟着他，最後他收到一個電報說是他三歲的女兒死了。這幾乎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結尾。

我們從這篇代表性的先鋒作品可以看出，與寫實主義小說完全不同，作者對故事和人物背景沒有交代，反而把中心放在主人翁和怪誕的老婦人身上——她是一個巫婆 (witch)，有魔力蠱惑人心。這個老婦人為什麼亦步亦隨地跟着他，故

事沒有交代。一個寫實主義的小說，一定要把理由交代得清清楚楚，但在〈魔道〉裡面完全沒有解釋，所以無怪乎當時的左翼批評家認為施先生走火入魔了。他告訴我說：「〈魔道〉這篇小說給我引來大禍，後來我也不得不乖乖地放棄寫作。」現在時隔這麼多年，學者們再欣賞，也於事無補了。

施先生看了好多西書，特別是奧國作家顯尼志勒 (Arthur Schnitzler, 1862–1931) 的作品，大多是心理分析的作品，特別受到弗洛伊德的讚賞，施先生率先介紹到中國，又是走在時代前面。我見他的時候，他已經沒有興趣了，竟然以廉價出賣，我買了幾本，記得其中的一本小說名叫 *Lieutenant Gustl* (《古斯達中尉》)，描寫一個軍官和別人決鬥前的心理過程，全文用意識流的手法寫成。施先生還翻譯了幾本有關婦女心理的小說，這些都是他心目中的先鋒作品。

施先生小說裡的人物看的也都是西書，不是中文書，而且他把書名都標出來了，比如《波斯宗教詩歌》，還有《性慾犯罪檔案》、*The Romance of Sorcery* (《妖術奇談》)，還有愛爾蘭作家勒法努 (Le Fanu) 的作品，這些書都是施先生怪誕小說的來源。現在都沒有人讀了。值得關注的反而是施先生當時已經對弗洛伊德的學說有相當的瞭解，他和我說過好幾次，而且要我為他在美國購買薩德 (Marquis de Sade)——後人視其為「虐待狂」心理的祖師爺——的作品。施先生用這個手法寫他的小說〈石秀〉，可說是大膽之至。我認為如何將弗洛伊德所說的心理病態——性壓抑也好、發狂也好——作為基礎來描寫人物，並營造怪誕氣氛，這才是他要嘗試的手法，顯然是一大挑戰。當年似乎沒有什麼人支持。

另一篇值得注意的作品是〈夜叉〉。

這個故事的敘述者去看他的朋友，結果發現朋友發瘋了，住在醫院裡。於是這個朋友倒敘自己發瘋的經過，原來他在鄉下度過一個週末，在月下散步的時候碰到一個夜叉。夜叉是一個佛教典故，後來進入中國文學裡面，形式各樣，如母夜叉、夜叉女等，都會咬人。如果把中國的夜叉和西方的吸血鬼 (vampire) 做個比較，可能很有意思。

施先生就把這些元素放了進去，是想營造一個獨特的陰沉 (haunted) 鄉村風景，表面上看，這個田園抒情的風景很美——月下散步，古壇，古塔，樹林——使主人翁着迷 (bewitched)，他跟蹤一個白衣女郎，跑到一個土廟裡面，就看到黑影逃出，以為是夜叉現形，一時衝動就把她掐死了，這才發現那是一個鄉下女人——一對男女在幽會。回來之後他覺得那個女人一直跟着他。這敘事者自己也發瘋了，沒有希望了。

我們可以說這個故事是鄉村和城市的一個變奏，靈感來自弗洛伊德。

我們再一起來閱讀弗洛伊德關於 uncanny (怪誕、詭異、非家的) 的經典文章。弗洛伊德自己本來就很喜歡文學，他的理論引用了不少文學經典，從希臘神話到現代文學，在這篇文章裡的例子是霍夫曼寫的 *The Sandman* (《沙人》)，這是一個童話故事，有它很恐怖的一面。故事講的是一個孩子聽他媽媽說：你要乖乖的，不乖的話會有個沙人來把你的眼睛挖掉，他用沙放到你的眼睛裡，你的眼睛就爆出來，他就把眼睛帶走了。那個小孩子當天晚上看到他爸爸和別人吵架、

打架，他以為另外那個男的就是沙人，他想救救不了，後來他爸爸死了，那個男人也失蹤了，他一生都在追逐殺父仇人，最後到一個古塔上玩的時候，他突然發現那個沙人就在下面，於是縱身一跳，自己也跌死了。沙人的故事說的是眼睛，而眼睛代表的是視覺。弗洛伊德用了各種例子，找了各種字典，從德文到英文到法文到西班牙文，來闡釋uncanny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它的指是在一個很熟悉的日常環境裡面，通過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個火爐等等，發現被壓抑的陰暗面，換言之，陰暗怪誕的東西往往是從日常生活的環境中跑出來的，這是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論，當然他說得更仔細。在我的《上海摩登》書中，我引用了一位建築學教授的理論，將這個觀念引進都市和都市生活。相較之下，施先生對鄉村還是念念不忘。是不是說他是為了心理學而寫了這些小說呢？我認為也不盡然。施先生喜歡怪誕，於是就把這些東西擺進去，但還是離不開他自己的「城鄉情結」。

所以我又覺得施先生的小說值得看，正是因為他把這些弗洛伊德式的主题加上了一層中國傳統文化的美，營造出他自己的enchantment（著魔）的文體，顯示他自己的一種文字意象。中國鄉村的山水是很美的，它的氣氛是很恬靜的。在我們的閱讀習慣裡面並沒有失去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本身的美感的記憶，在我們心目中倪雲林的畫是很美的，唐伯虎的畫更不用說了。施先生就把這個東西帶進他的怪誕小說裡來，特別是〈夜叉〉，他寫主角一個人在鄉下走的那幾段散文，十分典雅，把中國傳統的意境改頭換面放在他的現代小說裡面，這需要花相當大的功夫。如果將這些與他早期寫中國江南小

鎮的一些小說連在一起看，可以得到另一幅畫面——一種田園式生活的寫實描寫，裡面有些人物，比如鳳陽姑娘，表面上是很淳樸的，但城市人去追求他們就發生問題了。終之我們可以說，施蛰存的田園裡面，陰魂不散，卻呈現一種美感，把都市人失落的靈魂都融化進去了。

中國田園小說裡面的幽靈是什麼？隱藏的是什麼人生觀？我突然想到另一位作家師陀的《果園城記》，裡面就有一個可愛的水鬼，在月下和大家一起划船，一點都不可怕。這個來源從哪裡來呢？屈原和《楚辭》裡面有山鬼、水鬼，也有很多神話的東西。所以中國的田園傳統裡面蘊含着很多的美學資源在裡面。怎麼把這些東西放在一個現代小說的範疇裡，這才是施先生給他自己的一個挑戰。可惜當時人懂的不多，我們現在才來追索也有點遲了。

2014年6月演講整理稿，2025年8月改寫



普實克
(1906–1980)

明信片的背後是一張雪地的照片，上面孤立
着一個小房子，我恍然大悟，這不就是普教
授晚年的寫照嗎？